



基于符号学的旧建筑再利用文化艺术研究——以台湾台中州厅为例

赵恒梅 张国斌

(安徽工程大学艺术学院 安徽, 合肥 241000)

摘要:任何建筑或都市对象,在指意的层次,都被化为其自身功能的符旨。然而在概念化了的功能用途之外,对象同时还具备另一种功能,就是象征。本文运用符号学的方法,围绕台中州厅符号的象征性解读建筑与功能。通过建筑元素的文化艺术意涵分析得出建筑的当代新意义,再根据这些新意涵重新规划台中州厅在都市中的功能新意象。

关键词:旧建筑;象征意涵;文化符号;文化设计

0 前言

台中州厅作为日据时期的官署建筑,当时作为日本人统管台中地区的绝对控制中心和指挥中心的功能,直至日本撤出台湾,政权归于国民党政府,也一直沿用当时的台中州厅作为台中市政府,所以,可谓州厅作为官署建筑符号的象征,已经根植于民众的认识中了。这种象征的背后,除了规划设计最初的官署建筑功能外,其在建筑物的外观设计上各种建筑元素的使用,也符合其概念化的象征,营造出庄严、恢宏的场域氛围。

1 台中州厅的建筑元素意涵

台中州厅主入口位于转角突出挺向街口,以圆顶式门廊及山墙式的造型语汇为主,左右 45 度侧两翼向后延伸出三角形山墙,营造出官署建筑特色,如图 1 所示。台中州厅以托次坎柱式、变形爱奥尼克柱式、爱奥尼克柱式;开口形式一层为弧形拱窗、二层为圆形拱窗、屋顶为老虎窗、牛眼窗;立面装饰丰富以灰泥横带、滚边饰、破山墙、拱心石、勋章饰等。屋顶屋檐板与流行饰带层板不连续且无托架,为外形华丽高耸的直线式马萨斜屋顶,主入口覆盖单色石片瓦,转角入口是铜板瓦或马口铁皮瓦。“街角形配置手法”、“圆顶式门廊”、“三角形山墙”、“希腊柱式”、“拱窗”、“立面装饰”、“马萨屋顶”、“屋面阁楼”等为台中州厅的主要建筑外部设计语汇,本文试图分析笔者在游览中最具直观深刻印象的设计元素——“街角形配置手法”、“圆顶式门廊”、“希腊柱式”、“马萨屋顶”背后的思想性深度的内在意涵,以此整

合重置出台中州厅的当代再利用的适合形态。



图 1 建筑界面与道路关系分析图

1.1 街角形配置:流动空间的历史性浮现

台中州厅街角形配置是日据时代的台中依据都市发展计划下的棋盘网络型的布局,综合交通的便利性与城市权力机构的政治聚落而进行的选址配置考虑,如图 2 所示。日据时代的殖民统治,围绕着它们的政治控制与管理目的,街角的流动性特质使得其官署机构中权力之流,产生了流动之权力,其物质性的实体成为一个无法被控制或预测,只能予以接受和管理。这就是台中州厅的街角形配置的意涵,它藉由街道的流动性而得以实现,并且在建筑实物的象征性和被街角集散区域的流动性相互结合,而成为历史所限定的地方配置的真正用意。人们生活在地方里,而权力经由流动来统治。当权力建构了连结的功能性流动空间时,发展至今,其政治统治的功能已无日据时代的显著,社会将其历史性文化解构,变成恢复了地方意义的地域性认同,仅仅作为历史上曾经存在的



象征符号。权力之流的变迁与地方社会的新都市计划，都是历史性的再结构中，同一个基本过程的一部份，这个基本过程是：都市一经济的发展日渐脱离了相应的控制，其功能性在当今无显著效用，空间的流动性聚散，可视为地方的意义连结上新的空间计划的功能性开发的动态过程。



图2 从街角看台中州厅

1.2 圆顶式门廊：几何造型的哲理境界

圆顶式门廊在台中州厅中被广泛使用，一方面是作为功能性的结构承重墙，另一方面是作为空间分割的方法。因为日据时代的殖民者对于官署建筑空间的生理与心理的需求，使得此空间必具有威严、控制等若干内在特性；因为空间与外界的适调关系，圆顶式门廊的使用必具有处于整体中的显著地位。在各个性质相差很大的独立空间中，不同的结构体系，从某种观念上看，势非从属于外部空间，而能够形成完整独立的小空间的堆积，其最理想的结构方法就是承重墙的使用与区隔。台中州厅中圆顶式门廊，因为圆形或椭圆形是宇宙和谐秩序的缩影，而宇宙又是神的缩影，所以其从心里意涵上，可以被看作是具有神圣庄严的召唤与区隔的作用。而关于每一完整独立的小空间的堆积与塑造，最理想的结构方法就是作为承重墙的圆顶式门廊。一方面，发挥了其长处，富有秩序感的区隔与包围，形成具有韵律的节奏空间。另方面避免了短处，不必面对克服大跨距空间的单调之感。

圆顶式门廊的重复、秩序的使用排列，使得进入者在每一区隔的空间中都有短暂、奇幻、常变、新经验之追求等的成分，它的哲学基础是经验美学，强调空间的流通、内外空间的沟通，强调量的消失，使得重复秩序的圆顶式门廊的量体产生

浮动感；强调幻觉、声音、色彩甚至空间之幻觉，试图应用此种幻觉及心理效果，在有形的几何结构、与有限的空间中，产生无限的遐想。

1.3 希腊柱式：感官主义的视觉原则

艺术本是经由感官接受的，在知识阶级看来，艺术的感官有选择性，森山松之助在设计台中州厅时，运用希腊柱式中的多立克式、爱奥尼亚式柱子，是古典建筑的几何规则，也是视觉美的孤立表现。森上松之助在台中州厅中此种柱式的运用，一方面是受到历史主义中古典建筑的影响，使其具有深沉的历史文脉之感。另一方面是建筑局部视觉美的孤立的展现，从而推演出线、面、空间、量体之几何关系，及其所传达的情绪。希腊柱式的向上延伸之感，是连带使得建筑物离开地面，漂浮空中。凡是观看州厅至此建筑部件时，就能感受到漂浮与轻灵所造成的美感。

希腊柱式的运用正是符合官署建筑的气息与身份，从理论上说，希腊柱式所反映的古典感官美是以人的自省为起点。美感的来源是在建筑上，发现自我的存在，亦即透过自我情绪的感官作用投射到建筑的实体上，用沉思与理性的形式，达到忘我的情绪主义，是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感官反应。希腊柱式中的线形配比需要遵守静态美学中的定律，这样的遵循式的命定感与官署机构的遵守精神相契合，所以，希腊柱式在台中州厅的使用，不仅仅对于建筑物的外形有美感的提升和深远空间感的塑造，与建筑设计中人的精神意志的体现也相契合。

1.4 马萨屋顶：量体在阳光下的复合

“建筑是量体在阳光下相结合时所演出之巧妙的、精确的和壮丽的戏剧。我们的眼睛是生来看那些在阳光下的造型；阳光和阴影揭露了这些造型。”

马萨屋顶是由设计师曼萨尔氏所发明，其特点是将屋顶分为两折，其上坡缓而下坡陡，故又称为复折式屋顶，此处的马萨式屋顶，增加了成排牛眼窗的设计，整体呈现出了一种有变化的建筑美感。老虎窗是指开口在斜面屋顶的窗子，其中圆形的又叫牛眼窗，老虎窗安装在屋顶上，可以供通风之用，气候炎热的地区是常见的设计手法，在巨大厚重的马萨式屋顶上，安装上牛眼窗与老虎窗，好像牛眼般地瞪着路人，再加上深色的屋顶底色，充满了装



饰之美,使台中州厅在庄严的线条中增添几许生动的美感。其次,在中央高出周围的梯形式马萨屋顶上也有牛眼窗与老虎窗,二者相间隔排列,形成另一种生动变化之美,兼具装饰及通风的功能,发挥了美化及实用的效果。



图3 台中州厅俯视图

马萨屋顶的两折坡度块面在阳光的照射下折射出不同的色彩变化,并且随着阳光的时间变化,屋顶的色彩深浅、浓淡也在不停的变化之中,就像戏剧的背景,光和阴影的对比似乎就是每幕剧的情节转折的跌宕起伏,充分的表达人类在无涯际的时空构架中所体会到的戏剧性情感及形式与情绪之间的关系的背景式的附和。

2 台中州厅当代艺术的挖掘意义

“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存在于过去的时光中在视觉上有形体的证物,对于地方的意识和连贯的传递是被重视的。特别具有价值的是与地方意识和它的特质与认知相关联的永久性。”

台中州厅自建立之初,就是政治符号的象征。随着历史的变迁,在解脱了政治的压迫与束缚、官署办公之限制以后,必须再确定自己在现代都市中的地位。作为存在近一个世纪的古迹建筑,在现时代经过修复后仍旧功能完整,可被使用。只是,随着都市的变迁与发展,位于老城区里的旧建筑的存在与使用,显得无所适从。州厅在时间之流中,依赖历史发展的痕迹,鉴定自己的存在,认定自己的存在的本身价值。因而,愈再次发掘他除历史价值外存在的功用,即愈需挖掘他深层的精神意涵。

对居民而言,台中州厅的再利用环绕着使用

价值而组织,以对抗城市生活及服务作为商品或交换价值逻辑的观点。这个使用价值的内涵对城市中不同年龄段或者阶层的需求都不同。它可能是将其改造为公共服务的建筑设施,也可能为较为私密领域的会所等。州厅中需要再利用的空间装载了无数的不同释义,建筑中的形式元素与街角配置手法彼此结合,象征建筑的精神意涵与社会流动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力。这种相互作用力之间的配合可以将州厅建筑的内在意涵进行再次的转换与表现。另一种深度的表现,与台中新城区生活的新鲜与活力,至少在表相上,现代人的戏剧观念是动态性的。在台中州厅这样的历史象征的建筑,纪念性被更超越的时间观念破坏后,市民事实上舍弃了生活环境的严肃与高贵,有意识的进入一虚无的感官注意的圈子里。现代式的享乐与休闲甚过历史沉重的象征。

3 台中州厅都市新功能的再挖掘

“城市居民不但慢慢发展出一种对地点的情绪,而且要他将城市实质组织加以视觉化,甚至于要理解城市活动的支流,都很困难。显然地,城市生活的一个不变特征是:为了要”看到“城市,必须求助于某些样式化的象征工具。”所以,都市意象依赖于地点的机能用途,以及社会制约的都市空间之判断。当今,在城市更新的影响下,可以看见都市空间的发展出现了老城没落的倾向,依据此,则台中州厅在老城区的影响和发展,都有重要的作用。老城区旧建筑的再利用,需要结合市民的需求、建筑的意涵与都市的发展,这三者之间的分离、融合与自主性,都是中州厅再利用的意涵之形式表征的考虑因素。

意涵建立于台中州厅的建筑元素与分析的协同之中,旧建筑元素的意象而非历史性的功能,每一意象均需联系着一社会事件。不仅因为再利用的方式是需要社会地被生产,而且因为它也需存在都市的社会关系之中。特别是台中居民他们自己在他们认知中的台中意象的基础上,改良台中州厅的功能性。因为台中州厅的历史功用的特殊性,以及都市变迁中老城区没落的关系,居民对“台中州厅”的“功能性”已然产生了强烈的变化与空白,这也就是说,他们对于台中州厅的现代功能价值除了日据时代及台中市政府迁出之前的



官署机构的功用外,其功能性逐渐转化为历史性的符号象征而已。那么,假如”台中州厅“的意象要得到更为详细的研究,都市变迁中老城的没落以及自身的逐渐闲置应与文化形式、空间环境以及认知心理一般系统的结合,以及,特别是与其再利用形式的结合。

台中老城区与新城区相比,专门化从事休闲活动的大型场所较少。为了确定台中州厅空间意象与市民休闲之间新的关系,必须先了解建筑元素内在意涵的新价值。通过以上的内在意涵的重点分析与重组,在台中州厅的都市功能新意象上,选取每个元素背后的一个意象进行随机重组排列,随意选取如:空间、哲理、感官、复合,这种意象联想的方法可能会让人填补得到如:”在历史空间里,感官苏醒,体验哲理的复合性。“从这句填补的言语中,可以得出,关于台中州厅再利用的场域氛围的营造,以及围绕”感官“和”哲理“获得的活动。这种活动应与文化有关,所以,“文化的”休闲活动,可以成为台中州厅的再利用的象征,是州厅在都市中的新功能的体现。剧院和电影院的选址,一般需选择交通便利性较高的区域以及具有象征性的建筑,因此,在一些地理的和社会的层次上,可以将处于街角配置的台中州厅作为大众进行观演活动的场域。台中州厅就休闲而论,空间结构有了室内和室外的分隔,或是演奏厅与放映厅的区别。台中州厅的文娱观演的特色不在于有追随时代潮流的电影的播放或者演唱会的举行,而是在于有小众文艺演出的多样性和公众自己艺文表演的可能性。老城区的旧建筑变成都市发展的剩余区,但可以变成属于民众自己的艺文活动表演与吸纳的场域。要发掘“台中

州厅的再利用”,不应是千篇一律的休闲场所,而应考虑空间区位、建筑意象、民众需求之连结关系,进而追索其再利用的呈现形式。

4 结语

由州厅建筑外部不同元素的意涵出发,旧建筑的再利用和老城区的当代发展象征性有着紧密的联系,将对州厅建筑意象之自主性展开的分析当作再利用的场域文脉意涵,而获致较为可行性与创意性的结果。通过以上的建筑元素分析:包括街角配置、圆顶门廊、希腊柱式、马萨屋顶的内在意涵。将这些元素的内在意涵进行重点提炼,然后排列组合变化,来赋予台中州厅的当代自明性与认同感。

参考文献:

- [1]《符号学历险(罗兰·巴尔特文集)》(法)巴尔特著,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1
- [2]《社会符号学》林信华著.东方出版中心.2011-5-1
- [3]《建筑归来旧建筑改造与再利用精品案例集》.陈宇著.人民交通出版社.2008-11-1
- [4]《适应·更新·生长——一次人文与生态视野下的旧产业建筑改造实践》张鹏举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9-1
- [5]《旧建筑新生命——从台南州厅到国立台湾文学馆》.范胜雄.陈柏森.黄斌.傅朝卿著.国立台湾文学馆出版.2011-10-01
- [6]《永续建筑白皮书.攸关21世纪建筑美学与全球永续发展之新命题》.地球宣言组织著译.联经出版社.2006-05-01
- [7]《建筑:形式、空间和秩序(第二版)》.程大锦著.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07